

第七期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五日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媽祖是蜃人之後？

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系

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對歷代奉媽祖為「海神」頗不以為然，認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媽祖崇拜，出自「鮫人蜃戶」。他在《天妃廟記》中辯曰：「為此說者，蓋出南方好鬼之人，妄傳其事。鮫人蜃戶，本無知識，輾轉相愚，造為靈迹以實之。」（參見《清續文獻通考·群祀考二》）以全氏之博學，此論必有所據，惜未能聞其詳。

近讀宋人林光明《艾軒集》，得知湄洲島至南宋初仍與世隔絕，居民未知向學，猶如化外之地，林光朝在寫給族人林晉仲的信中說：

聞說海中一山名湄洲，隔岸觀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到。此洲乃合兩山蜿蜒之狀，有千家，無一人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讀書，隔絕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島居之樂，惟某為知之。

按：林光朝為南宋的著名理學家，莆田望族九牧林氏的後代，在他的心目中，既然把湄州視為與世隔絕的海外孤島，自然也不會把出生在島上的媽祖視為同族之人。可見，後人把媽祖說成是莆田九牧林氏的後裔，是沒有根據的附會之說。

其實，在宋人記述中，對媽祖的家世與族屬頗有異說。南宋紹定2年，莆田紳士丁伯桂在《（錢塘）順濟聖妃廟記》中說：

神，莆田湄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禍福，歿，廟祀之，號「通賢神女」。或曰：「龍女也」。

南宋開慶元年，莆田紳士李醜父在《（京口）靈惠妃廟記》中說：

妃，林氏，生於莆之海上湄洲，……或曰：「妃，龍種也」龍之出入窈冥，無所不寓，神靈亦無所不至。

以上二記所引媽祖為「龍女」或「龍種」之說，頗值得注意。按：在古文獻中，所謂「龍種」、「龍人」、「龍戶」，皆為蜃民之別稱。如明人鄭露《赤雅》記云：

蜃人神宮，書蛇以祭。自雲龍種，浮家泛宅，或往水滸，或住水瀾。……能辨水色，知龍所在，自稱龍神，籍稱龍戶，莫登庸其產也。

由此可見，媽祖可能為蜃人之後，這與我們近年形成的對唐宋莆田歷史的理解，也有相契合之處。

動態

香港社會史研討會

王向華

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

1997年3月1、2日在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舉行了一個名為「香港社會史研討會」的會議。這個研討會是日本東北大學的瀨川昌久教授和我合作主持的一個有關香港殖民地歷史研究計劃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亞洲中心資助的3年研究計劃。整個研究計劃的構想建基於兩個觀點：(一)殖民地的歷史不單是一個政治過程，而且更是一個文化過程；(二)香港研究應該加入一個比較的觀點。這兩個觀點都能夠充分體現在這次研討會中。首先，我們請了著名的別府春海教授 (Prof. Harumi, Befu) 及 Prof. Grant Evans 作為評論人。眾所周知，別府教授專長於日本社會、文化的研究，近年更積極對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理論進行探討。因此，別府教授不但能對我們殖民地歷史的研究提供一個日本經驗，而且更能在理論上提供寶貴的意見。而 Prof. Grant Evans 不但是香港研究的專家，更是一個研究東南亞地區非常出色的人類學家。他的參與使我們的香港研究有更多比較的參考架構。此外，我們還得到大阪外國語大學深尾葉子教授、香港大學的小川正志先生作個別論文的評論人，他們的參與使這個研討會更為成功。

其次，從與會者的論文中，也能體現到對香港殖民地歷史之文化層面的關注。中文大學的 Prof. Gordon Mathews 的論文着眼於「香港人」文化身份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奈良大學的芹澤知廣教授則探討香港慈善活動的歷史；中文大學的呂大樂、趙永佳教授的論文重點是探討現代香港社會運動的結構與殖民地統治的關係；浸會大學的鍾寶賢教授、香港大學的李培德博士、Mr. Hansen 則分別研究香港的電影工業、19世紀香港華人社會的買辦商人、以及香港的賭博文化。新加坡大學的陳倩教授則研究香港新界「原居民」的身份認同。最後，香港大學的黃偉邦教授的文章則對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研究作出一個總結。

會後，大家決定在香港繼續香港殖民地史的研討會，形式每月一次舉行聚會，由一人負責報告，希望能搜集更多出色的論文，結集成書。如果各位對這個研究計劃有興趣，可聯絡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王向華。

電話：28578612

傳真：25487399

電子郵箱：hwwongc@hkucc.hku.hk

資料介紹

孫中山先輩留下的公嘗帳冊

邱捷

中山大學歷史系

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保存着一本帳簿——「樂安堂仕合號」帳冊。這本帳冊原為孫中山胞姐孫妙茜保存，後由她的孫子楊連合、楊連逢無償獻出。60年代初黃彥先生研究孫中山的家庭狀況時已利用過這本帳冊。

這本帳冊對了解孫中山家世源流有一定參考價值。羅香林先生的《國父家世源流考》稱孫中山先

輩來自紫金，「四代且仍單傳，至十六世敬賢公（孫中山的祖父）始生三子」。大量文獻、文物都證明了羅說不能成立。「樂安堂仕合號」帳冊就是其中一種。帳冊中既有孫中山祖父敬賢、父親達成的名字，也有其他孫氏族人殿章、恆亮、恆有、恆彩、尊賢、國賢等人的名字。這些人的名字與孫中山高祖殿朝、曾祖恆輝、祖父敬賢排行相同。毫無

動態

香港社會史研討會

王向華

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

1997年3月1、2日在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舉行了一個名為「香港社會史研討會」的會議。這個研討會是日本東北大學的瀨川昌久教授和我合作主持的一個有關香港殖民地歷史研究計劃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亞洲中心資助的3年研究計劃。整個研究計劃的構想建基於兩個觀點：(一)殖民地的歷史不單是一個政治過程，而且更是一個文化過程；(二)香港研究應該加入一個比較的觀點。這兩個觀點都能夠充分體現在這次研討會中。首先，我們請了著名的別府春海教授 (Prof. Harumi, Befu) 及 Prof. Grant Evans 作為評論人。眾所周知，別府教授專長於日本社會、文化的研究，近年更積極對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理論進行探討。因此，別府教授不但能對我們殖民地歷史的研究提供一個日本經驗，而且更能在理論上提供寶貴的意見。而 Prof. Grant Evans 不但是香港研究的專家，更是一個研究東南亞地區非常出色的人類學家。他的參與使我們的香港研究有更多比較的參考架構。此外，我們還得到大阪外國語大學深尾葉子教授、香港大學的小川正志先生作個別論文的評論人，他們的參與使這個研討會更為成功。

其次，從與會者的論文中，也能體現到對香港殖民地歷史之文化層面的關注。中文大學的 Prof. Gordon Mathews 的論文着眼於「香港人」文化身份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奈良大學的芹澤知廣教授則探討香港慈善活動的歷史；中文大學的呂大樂、趙永佳教授的論文重點是探討現代香港社會運動的結構與殖民地統治的關係；浸會大學的鍾寶賢教授、香港大學的李培德博士、Mr. Hansen 則分別研究香港的電影工業、19世紀香港華人社會的買辦商人、以及香港的賭博文化。新加坡大學的陳倩教授則研究香港新界「原居民」的身份認同。最後，香港大學的黃偉邦教授的文章則對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研究作出一個總結。

會後，大家決定在香港繼續香港殖民地史的研討會，形式每月一次舉行聚會，由一人負責報告，希望能搜集更多出色的論文，結集成書。如果各位對這個研究計劃有興趣，可聯絡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王向華。

電話：28578612

傳真：25487399

電子郵箱：hwwongc@hkucc.hku.hk

資料介紹

孫中山先輩留下的公嘗帳冊

邱捷

中山大學歷史系

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保存着一本帳簿——「樂安堂仕合號」帳冊。這本帳冊原為孫中山胞姐孫妙茜保存，後由她的孫子楊連合、楊連逢無償獻出。60年代初黃彥先生研究孫中山的家庭狀況時已利用過這本帳冊。

這本帳冊對了解孫中山家世源流有一定參考價值。羅香林先生的《國父家世源流考》稱孫中山先

輩來自紫金，「四代且仍單傳，至十六世敬賢公（孫中山的祖父）始生三子」。大量文獻、文物都證明了羅說不能成立。「樂安堂仕合號」帳冊就是其中一種。帳冊中既有孫中山祖父敬賢、父親達成的名字，也有其他孫氏族人殿章、恆亮、恆有、恆彩、尊賢、國賢等人的名字。這些人的名字與孫中山高祖殿朝、曾祖恆輝、祖父敬賢排行相同。毫無

疑問他們同為族親，孫中山的先輩並非「單傳」。

這本帳冊是在道光 26 年 11 月 15 日(1847 年 1 月 1 日)設立的，最後一宗記事在咸豐 4 年(1854 年) 3 月，前後 7 年多。帳冊的記事涉及租耕嘗田、族內外債貸、祭祀等事項。

孫中山的先輩「躬耕數代」，其族人也是並不富裕的農民。這本帳冊，反映了道光咸豐年間珠江三角洲一個普通鄉村家族生活的一些狀況。

從這本帳冊，我們可知當時香山的物價，如粗

穀價每石約 0.4-0.5 兩銀，豬肉 100-144 文一斤，鴨蛋 7-8 文一個，花生油 80-88 文一斤，咸魚 36-48 文一斤等。

這本帳冊記載很不規則，不少是民間俗字，我們排印時盡量使用原字，另用括號標注正字，從中亦可窺見當日廣東民間使用簡化字的一些情況。

為方便排印，帳冊中凡用市碼記錄的數字一律改排成阿拉伯數字；寫在帳冊天頭上的文字，均加上括號以示區別。

樂安堂仕合號 道光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記部（簿）

〔土名龍田每年價良（銀）6 兩 6〕
廿六年交廿七年田價良（銀）六兩六錢正
〔廿七年息良（銀）壹兩四錢正 廿八年息良（銀）壹兩四錢正〕
國賢交來良（銀）叁兩四錢正
廿七年交廿八年田價良（銀）六兩六錢正
敬賢廿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到本良（銀）六兩正
每兩息良（銀）二分算 廿九年五月廿二日收息良（銀）二兩一錢三 五年八月廿一日還回本良（銀）六兩正咸吉完
廿八年十月
恒亮生到本良（銀）一兩每月息良（銀）三分算
廿九年二月初七日
何漢輝亞海全生到銀柒兩正 每 年 每 兩 息 良（銀）三錢算
三十年八月廿八日收回本良（銀）叁兩正 欠本良（銀）肆兩 作（捉）豬仔本銀 1 元
〔三十年三月廿九日收到息良（銀）一元〕
〔八月廿八日收息良（銀）2 兩 7 錢 8 分 5 共良（銀）3 兩 5 共十八個月〕
（三年正月十八收銀三兩正）
咸豐四年二月初五日收回本利良（銀）二兩六錢五分 共收來息銀叁兩四錢三分五作咸吉完
除扣豬仔本銀實收息良（銀）2 兩 7 錢 2 分
廿八年交廿九年份價良（銀）六兩六錢正
廿九年交三十年份價良（銀）六兩六錢正
三十年交元年份田價良（銀）六兩六錢正

元年交二年份田價良（銀）六兩六錢正
二年交三年份田價良（銀）六兩六錢正
三年交四年份價良（銀）六兩六錢正
共期價叁拾九兩六錢

廿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何門李氏伯潤 涵生到本銀四兩正 每兩每月息銀三分算
咸豐二年正月三十日收來息銀二兩 0 八分 5
三年二月十三日本利收回良（銀）柒兩六錢七分五
實收息良（銀）五兩七錢六分
廿八年七月十二日
陸達新欠息良（銀）壹兩四錢正 將生出本良（銀）1 兩 4 每月息銀三分算
咸豐元年四月初二日收壹兩肆 完
廿六年恒有欠良（銀）壹兩八錢六分
廿九年七月廿四日生到本銀叁兩四錢五分 又良（銀）二錢正
咸豐元年四月初三日來良（銀）1 兩 3 錢 4 分 實收良（銀）除扣豬仔良（銀）9 錢 8 分
廿六年國賢欠良（銀）九錢六分 又欠田租谷六石正
廿六年殿章欠良（銀）壹兩三錢六分 又戶丁良（銀）二元
廿九年又生本銀貳錢息良（銀）2 寸（算）
廿六年恒彩欠戶丁良（銀）一元
廿六年敬賢欠良（銀）八錢四分

廿四年黃三欠谷壹石五斗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五日

陸贊車生出本良（銀）肆兩正每年共息良（銀）八錢正

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國賢生到本良（銀）捌兩正 每月息良（銀）二分算

咸豐元年潤八月二十日收良（銀）三兩六錢四分

實欠4兩3錢6分

何漢明三十年十二月廿八日生到本銀二兩正 每年息銀六錢正

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收息良（銀）六錢正

四年二月初九日收息良（銀）壹兩二錢

三年十二月已尚除豬仔本實收息銀1兩08分5厘廿八年

支阮士昌糧良（銀）3錢6分

支隔年咸（鹹）魚二斤半錢120 肉三斤二該365 魚二斤二該116 茨菇六斤該錢108

對紙一張半錢27 蝦（蝦）米六兩該錢78

年貨酒米香油該錢767

錢伸良55寸（算）共該錢壹千五百八十二文 伸良（銀）8錢7分01

二共支良（銀）壹兩二錢三分0一厘

廿九年開登（燈）支錢97 錢伸良（銀）五分三厘三五

廿八年何漢明來田租谷一石

三月十三日清明支數支谷一石

支肉良（銀）一元 咸（鹹）魚十六斤該錢576

菜絲二斤錢32寸（算）該錢64 鴨旦（蛋）十五隻錢75寸（算）該錢113

酒寶燭（燭）炮香山錢山竹茶該錢446

共該錢1199伸良（銀）6錢1分49

三月廿七日存良（銀）3兩6錢2分65 共支錢伸良（銀）6錢1分49

廿九年石碧坑田八分該租谷二石八鬥 國賢上造來谷1石4 下造來谷1石4

廿八年何漢明逕仔萌和亭邊租谷1石 國賢交谷1石 交敬賢收

三十年達成二月廿一日交出良（銀）1兩 三十

年支用

〔支阮仕昌糧良（銀）3錢6 支山門糧錢一百 一支廿八年上帝廟收田該良（銀）壹錢四分〕

廿九年十二月廿六日隔年豬肉二斤半 錢11寸（算） 茨菇六斤錢60

大菜十斤錢20 蝦（蝦）米五兩錢65 魚一斤半錢72 米二斗錢320

共支錢512 伸錢55寸（算）伸良（銀）5錢1分9 共支銀壹兩01分9厘1

三十年二月廿三日清明開列一支開燈錢328 一支肉十六斤錢11寸（算）該錢1760

一支咸（鹹）魚十八斤 錢34寸（算）該錢612

一支鴨旦（蛋）十五隻錢8寸 該錢120

一支菜絲二斤錢32寸（算）該錢64 一支安茶錢10 一支男孫利試（市）錢40

支谷壹石正 一支山門糧錢一百伸良（銀）5分2

一支恒有捉豬仔良（銀）3錢3

三十年石碧坑田上造來却谷1石2 下造來谷八斗

一支阮士昌糧良（銀）3錢6

一支十二月隔年

一支肉三斤 錢300 一支咸（鹹）魚一斤十兩錢78

一支唐（塘）魚錢56 一支茨菇十斤錢110

一支蝦（蝦）米四兩錢56 一支大菜十斤錢20

一支生油二兩錢11 一支米二斗錢300 一支信利貨酒該錢931

錢伸良（銀）55寸（算）共支銀八錢七分二

咸豐元年開列

一支開燈錢285 一支清明肉良（銀）一兩 一支咸（鹹）魚十五斤錢720

一支鴨旦（蛋）二十隻錢160 一支菜乾一斤錢36 一支禮餅十斤錢380

一支寶燭（燭）香酒該錢380 一支米谷1石 一支山門糧錢100

一支阮士昌糧良（銀）3錢6

一支隔年肉二斤半錢250 一支唐（塘）魚一斤四兩錢62

一支蝦（蝦）米四兩錢60 一支咸魚一斤錢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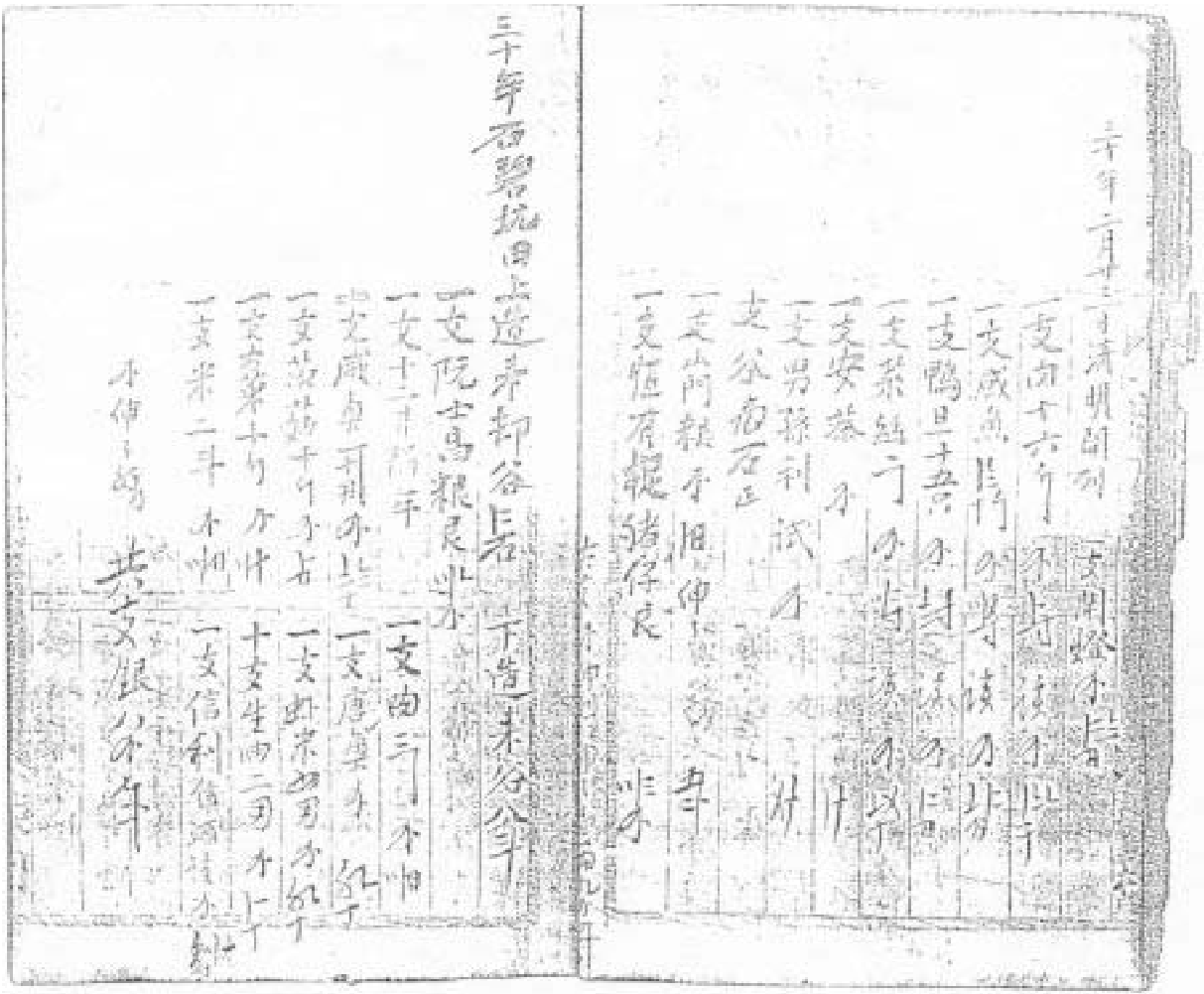
一支米一斗 錢二百二十五 一支大菜十斤錢

一支茨菇五斤錢六十 一支信利貨錢 700
支生油四兩錢 20 一支芒鹽錢 26
二共錢 3548 錢伸艮（銀）55 寸（算）共伸艮（銀）
壹兩九錢五分一四
肉艮（銀）一兩 又糧艮（銀）三錢六
通共支艮（銀）叁兩叁錢二分四
（國賢上造下造共收來谷二石五）
二年正月初八日支開燈錢 240
豬肉艮（銀）壹兩 07 分 5 鴨旦（蛋）錢 80 文
餅錢壹百九十文 菜絲錢 84 文
咸（鹹）魚錢八百文 寶燭（燭）香炮酒錢四百六十八文
又二月十五生油半斤錢 56
五月支打坡錢二百八十文
支山門糧艮（銀）錢一百文
咸豐二年支阮士昌糧艮（銀）3 錢 6
共錢 2298 伸 55 寸（算）艮（銀）壹兩二錢六分三九
共肉艮（銀）糧艮（銀）共支二兩六錢九分八九
〔二年五月收來遵 買枯樹艮（銀）3 錢 8 四年支出用〕
（國賢上糙米谷一石九斗 內支緝聯谷五斗 實收來谷一石四斗）
（業賢上糙米谷一石）
（國賢下糙米谷九官斗）
十二月廿七隔年肉三斤 144 寸（算）錢 432 咸（鹹）魚二斤 64 寸（算）錢 128
茨菇六斤 16 寸（算）錢 96 蝦（蝦）米二兩錢 32
菜十斤 7 寸（算）錢 70 白米二斗 2 寸（算）錢 400
信利店貨錢 468（正月十八支錢）塘魚二斤 64 寸（算）錢 128
共支錢 1754 55 寸（算）伸艮（銀）9 錢 6 分 47
三年二月廿七清明數
肉艮（銀）壹兩 男孫利試（市）錢 40 文
咸（鹹）魚二十斤 45 寸（算）錢一千 酒寶香燭（燭）炮錢 464
鴨旦（蛋）錢九十文 菜絲錢七十文
一支阮士昌糧艮（銀）3 錢 6 一支山門糧錢一百
共錢 1764 伸艮（銀）9 錢 7 分 02

共支艮（銀）二兩三錢三分 0 二
（三年國賢來谷二石）
十二月廿八隔年開列
十三塊錢 65 肉四斤 136 寸（算）該錢 540
三頭支花紅四對錢 32 塘魚二斤錢 112
字方一對錢 20 茨菇十斤錢 130
米二斗錢 370 生油一斤錢 84
炮 100 頭錢 44 酒三并（瓶）錢 54
雙 一對錢 9 古寶（寶）四十錢 12
一共該錢 1478 伸艮（銀）55 寸（算）8 錢 1 分 29
四年三月初八日清明開列
一支肉艮（銀）二元 一支米谷壹石
一支咸（鹹）魚二十斤錢 44 寸（算）該 880
一支寶（寶）燭（燭）錢 500 一支男孫利試（市）四十
共支錢 781 55 寸（算）伸艮（銀）4 錢 2 分 955
咸豐四年三月已尚存粗谷八石壹斗伸艮（銀）三兩六錢正
收來期價艮（銀）三十 9 兩六錢正
共收來銀貳拾陸兩四錢二分三
實收來外艮（銀）息艮（銀）二拾壹兩八錢 0 三厘
共生出本銀貳拾兩 0 二錢三分
共支銀壹拾柒（兩）六錢六分八
尊賢 來長銀貳拾三兩五錢一分三
通共存銀四十三兩柒錢四分三
（七月十五交出銀貳十三兩五錢一分 達成手收）
上帝廟糧艮（銀）1 兩 7 錢 8
仁輝糧艮（銀）5 錢 4
啟煥糧艮（銀）6 錢
學倫糧艮（銀）4 錢 2
達勛糧艮（銀）3 錢
啟章糧艮（銀）錢 140
業勛糧艮錢三十欠錢六十
倫車糧錢一百欠二百
亨美（村名）松文糧錢一百欠一百（清吉）
隔田（村名）耀紅糧艮（銀）4 錢 2
禮中糧艮（銀）三分
官英糧錢 20 欠錢 20
元勛糧錢 50

堯勛糧錢 50
建南糧錢 20
亞成糧錢 20
麥才糧錢 30 欠三年錢 60
西坑（村名）許元德糧錢 20 欠錢 120

年召實征納無差
廿九年來漢山田租谷一石 廿七、八年份
達成收扣租谷五斗 廿九年份
早廿五年存下艮（銀）六錢交國賢手收



樂安堂仕合號帳冊樣本

香港歷史檔案介紹（二）

How Archives Are Arranged and Described in 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An archives must have control over its holdings both for its own internal good management and so that the records will be available for use. The work by which the necessary degree of control is effected and recorded is known as arrangement and description. It is the heart of the archivist's work and potentially one of the most stimulating of archival activities.

What is Arrangement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records is defined as: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organizing archives, records and manuscripts in accordance with accepted archival principles, particularly provenance, at as many as necessary of the following level: repository, records group or sub-group(s), records series, and file unit. (William Rofes, ed., "A Basic Glossary for Archivist,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 *American Archivist* 37 (July 1974), p.418.)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Tw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have been adopted by archivists to guide arrangement work. They both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archivist should reta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e records.

The first principle is "provenance" or, as it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using the French counterpart, respect des fonds. As the term "provenance" implies, this principle relates to the origin of records. It holds that records of a given creator should not be intermingled with those of other creators, or more simply, that records should be kept to the person, organization, office, or administrative entity that created them. We will illustrate this point later by referring to the PRO system.

At first consideration, provenance appears little more than common sense, but is actually a powerful guiding principle. For one thing, it rules out any desire to pull records within a group apart and reorganize them according to subject or other headings as in the method

practised by librarians.

Reliance on provenance assumes that records result from organized, purposeful activity, and that they are created organically and have a 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It assumes that important information can be derived from examining the records in context of their cre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he Principle of "Original Order"

The second principle is that of "original order", which holds that records should be kept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were created or that was imposed on them by the person, organization, or institution that created or assembled them.

Presumably the original order documents the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ctivity, reveals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shows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in general documents relationship.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order allows the user to get at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order it was created and in a sense to see the story unfold as the records are perused in order.

The original order principle assumes that the archivist is simpl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riginator's self-interested need to organize and maintain records in some logical order reflecting the progress of activity and facilitating retrieval. Individual documents "achieve status as records through linkage with the entity which created or maintained them as records." If the link is broken, the valu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records are diminished. (Sharon Thibodeau, "Archival Arrangement and Description," in James Bradsher, ed., *Managing Archives and Archival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8).

What is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is the process of recording standardiz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arrangement, contents

and formats of the records so that persons reading the descriptions will be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records are relevant to their research.

Arrangement and description are interdependent activities and are normally undertaken together.

How Archives are Arranged and Described in PRO

Records accepted for permanent retention in PRO will be accessioned by the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Section where they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provenance” and “original order” discussed above and are described in such a way as to enable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plete access to them.

Records transferred to PRO are first examined to distinguish the various records series into which they fall. Records series is defined as:

“a group of records items that has been brought together because they (a) arise from a specific activity or purpose, (b) are created and arranged in accordance with a particular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c) maintained together as a unit because they share particular format.”

Each series is then allocated what is termed a Hong Kong Records Series Number (HKRS Number). Records series are often transferred to PRO in installments (each installment of the same series is identified by a different “Deposit Number”, assigned consecutively to each installment); but whenever they are received, and from whatever source, the records of any one series will always be allocated the same HKRS number. Thus, if the HKRS Number 59 is allocated to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Crown Rent Rolls received, all subsequent installments of Crown Rent Rolls will carry the same HKRS number 59, but with different Deposit Number, of course.

Once a number has been allotted to a records series, details of the series (including the series number, series title, date coverage and quantity of the records contained in the series) are recorded in an Inventory of Hong Kong Records Series.

The series entries in the Inventory are grouped under the department or agency which created or

transferred them.

The Inventory of Hong Kong Records Series is the primary guide to PRO’s current holdings. By reference to it, the researcher may note several HKRS which, from their titles, offices of origin, and date coverages, appear likely to contain materials relevant to his study.

His next step is to consult the accession documentation relating to the series selected by him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documentation consists, principally, of a Series Identification Sheet and a Records Transfer List.

The Series Identification Sheet (S.I. Sheet) contains particulars of the origin, chronological coverage, quantity, etc. of the material in the serie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its subject matter, method of arrangement and control and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ries before and after its transfer to PRO.

Where necessary the S.I. Sheet are supplemented by notes on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the agency or agencies which created the series, or on the function which the series was designed to serve.

The Records Transfer List forms a supplement to the S.I. Sheet and consists of a list of the discreet items (files, dossiers, volumes, etc.) contained in the series, recording their individual titles, dates coverages and agency registration numbers (if any). The Lists are each identified by a Deposit Number and the items listed are serially numbered throughout.

Sinc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KRS number and the Deposit and Serial numbers pertaining to any document is unique to it, this combination is all that is required for the retrieval of the item and for its citation in a written work.

Postscript

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is in the process of having its archives control system automated. By current progress, the whole retrieval, circulation, track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will be installed towards the end of July 1997.

對《珠江三角洲田野考察介紹》的幾點補充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系

在《通訊》第六期讀黃永豪、潘淑華的《珠江三角洲田野考察介紹》，嚼之趣味盎然，短短一天半走馬觀花，竟引出如此一些話題，除了出於作者之細心和敏銳外，更是基於作者多年從事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一些深刻思考和體會，但匆匆的記錄，必有可補充之處，因借《通訊》一角，談數點意見，雖為「狗尾」，諒不至於有礙貂之觀瞻。

一、黃、潘文的第二段，以南海神「在唐朝被封為廣利王，明朝則封為南海神」，進而推測，封號的改變，與明朝限制對外貿易，以及朱元璋從「南海王」何真之手奪取兩廣等因素有關。此處易引出一些誤會。其實，「南海神」與「廣利王」的稱呼，不是兩個不同的封號。南海神的崇拜，本出自古代中國王朝禮制中的四海之祭，故「南海神」之名，歷來都是南海之神的通稱，不是哪一代皇帝的封號，更不是明代改封的。明朝所做的，只是將歷代所封舊號一概除去，「祇稱南海之神」（王圻《續文獻通考》卷110）。據民間流傳的說法，朱元璋是擔心他加的封號列在以前皇帝所封的封號後面，人們念到後面的時候已經把他的封號忘記了，所以乾脆不予封贈，只稱南海神。順便一提，何真是東莞伯而不是南海伯。

二、文中談到廟的建築時，說廟的建築分為三進。其實，南海神廟的主建築應該是五進：頭門、儀門、禮亭、大殿和後殿。

三、文章提到後殿供奉的順德蠶女出身的夫人來歷的故事是較後的傳說，而南海神的夫人在宋代已被加封，進而問，「究竟不同時期的傳說是如何被結合在一起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不過，作者也許受到現在立在後殿的說明牌誤導了。在傳說中，這位「順德蠶女」不是宋代封的「明順夫人」，而是「沈氏夫人」，其寢宮稱為「昭靈宮」。不過現在人們大約不會去區分了。宋朝皇帝封了一個「明順夫人」，這位後來的鄉村女子既然做了夫

人，坐在後殿的中座，人們把皇帝飭封的頭銜加到她的身上，自然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四、從社會史的角度對中國諸神崇拜的學術研究，多是以作為鄉村社區中心的廟宇為着眼點，以致我們形成了一種習慣的理解，把廟宇的建立和廟宇所在地的村落歷史聯繫起來。廣州南海神廟與其所在地鄉村的關係，也許可以拓展我們對這種關係的了解。就南海神廟來說，南海神本來不屬於所謂的「民間神」，南海神廟本來也並非普通的鄉村廟宇，它是一處由中央朝廷委托地方官舉行國家祭禮的場所。但它從開始建立到後來的發展延續，都必然與當地的地方神發生種種爭奪、吸收和結盟的聯繫，同時，必然和地域社會的政治關係的變化有密切關係。但就目前我們所知的情況來看，南海神廟似乎不是直接在它所在地的鄉村控制之下。在明清之際，控制這座廟宇的，是居住在與南海神廟隔海相望的沙亭鄉屈氏家族。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有以下有趣的記載：

廟向無祭田。宣德間，吾從祖蘿壁、秋泉、南窗三公，始施田六頃六十八畝，在菠羅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魚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積，子母相生，今又增數頃矣。廟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谷。歲仲春二十三日，有事於廟，蘿壁子孫主道士，秋泉、南窗子孫主於僧。予從兄士煌有碑志其事。而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一舸隨潮，瞬息可達。以有祭田之供，輒視之為家廟焉。

這一記事涉及明代珠江三角洲鄉村社會制度的

一些重大問題，這裏暫不展開討論。惟從這條材料，我們很清楚知道南海神廟與沙亭鄉有特殊關係。遺憾的是，由於行程匆匆，在那次田野考察時，我們臨時取消了原計劃到沙亭的安排。以至黃、潘二位的討論沒有注意到南海神廟與附近社區的關係可能還有更複雜一面。筆者作為這次行程的組織者，自然難辭其咎，故有責任在這裏作一些補充說明。我姑妄推想，大概是因為南海神廟是控制在附近有勢力的家族手上的官方廟宇，而其所在地的鄉村反不能控制，這些鄉村的村民們就創造出「夫人」、「兒子」的角色，把自己同這座廟宇聯繫起來，置身在南海神的蔭庇之下。官方廟宇如何與本地民間社會的歷史聯繫起來，南海神廟也許有着我們還不甚了解的更複雜的一面。

五、黃、潘的文章提到在南灣有一座供奉麥信

堅的祠堂，這座祠堂門口有一李鴻章書的石額。科大衛近日發現一則記載，講到了麥信堅其人及其與李鴻章的關係，頗為有趣。特將科大衛抄寄的這段資料轉錄在下面，或可作為該文的一個註腳：

天津分局是創立於清同治年間的招商最早的分局之一。1906年，麥信堅始任總辦（後改局長），至1928年10月15日辭職，在職22年之久。麥信堅擅醫術，被李鴻章視為知己，隨李鴻章10餘年，後又得袁世凱的器重，出任為天津工程次長，兼天津分局局長，並由其長子麥次尹代理局務。（《招商局會計史》，中：349頁）

來函

XX、XX兄：

頃接惠寄《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1-5期，每篇文章、消息都細細讀了，甚為感佩！我近來因做論文的緣故，把中大《民俗》周刊細細翻了一遍，甚覺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看來傳統就是傳統，無法割斷。志偉兄在第4期談及東莞的東岳廟，記得《民俗》中亦曾有一文記東岳廟故事，可以連起來看一看。

我們學校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也有一不定期的《通訊》。我將建議與你們的《通訊》進行交換，以便交流心得。

另外，我的研究中遇到一個名叫黃石的人物，又名黃華節，原畢業於廣州神科協和大學，後赴燕京大學研究院習宗教，解放後定居香港，似乎在培正中學教書，現是否去世，並不知道，不知有無辦法幫忙查一下此人的資料？

弟 世瑜

1996.12.24

編者按：

本函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趙世瑜教授寄給本刊編者的。函中提到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通訊》，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不定期刊物。該所成立於1993年，在中國民俗學奠基人鍾敬文教授的帶領下，近年來在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方面有可觀之成績。

函中提到《民俗》周刊的文章，即李建青《東

莞茶園東岳廟的故事》一文，載於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編《民俗》周刊第41、42期合刊（1929年1月9日出版），故事頗為有趣，值得一讀。

趙教授欲尋找的人物資料，本《通訊》讀者若知悉任何線索，祈與本《通訊》編者或趙教授本人聯繫。

趙世瑜教授的電郵地址是：

twizsy@ns.bnu.edu.cn